

射鵰英雄傳

金庸



射雕英雄传

(三)

金庸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三册主要人物表

郭靖：江南七怪、洪七公之徒，周伯通义弟。

黄蓉：黄药师之女，郭靖未婚妻。

一灯大师：即段皇爷。武林五高手之一，人称“南帝”。

黄药师：武林五高手之一，人称“东邪”。

洪七公：武林五高手之一，人称“北丐”。丐帮帮主。

欧阳锋：武林五高手之一，人称“西毒”。

周伯通：全真教祖王重阳师弟。人称“老顽童”。

马钰：全真七子之首，号丹阳子。

谭处端：全真七子之二，号长真子。

刘处玄：全真七子之三，号长生子。

丘处机：全真七子之四，号长春子。

王处一：全真七子之五，号玉阳子。

郝大通：全真七子之六，号广宁子。

孙不二：全真七子之七，号清静散人。

柯镇恶：江南七侠之首。人称飞天蝙蝠。

朱聪：江南七侠之二。人称妙手书生。

韩宝驹：江南七侠之三。人称马王神。

南希仁：江南七侠之四。号南山樵子。

全金发：江南七侠之六。人称闹市侠隐。

韩小莹：江南七侠之七。人称越女剑。

完颜洪烈：金章宗第六子，封赵王。

杨康：完颜洪烈养子。

灵智上人：藏僧大手印。

梁子翁：人称参仙老怪。

沙通天：人称鬼门龙王。

侯通海：沙通天师弟。

彭连虎：人称千手人屠。

欧阳克：欧阳锋之侄。白驼山少主。

梅超风：黄药师之徒。黑风双煞之一。

曲灵风：即第一册中之曲三。黄药师之徒。本书中未正面出场。

傻姑：曲灵风之女。

陆冠英：陆乘风之子。归云庄少庄主。

程瑶迦：陆冠英之妻。孙不二之徒。

尹志平：丘处机之徒。

瑛姑：号神算子。黑沼隐女。

鲁有脚：丐帮四长老之一。污衣派首领。

黎生：丐帮中八袋弟子。

余兆兴：黎生之师侄。

裘千仞：铁掌帮帮主。号铁掌水上飘。

裘千丈：假裘千仞。真裘千仞之兄。

拖雷：成吉思汗第四子。使宋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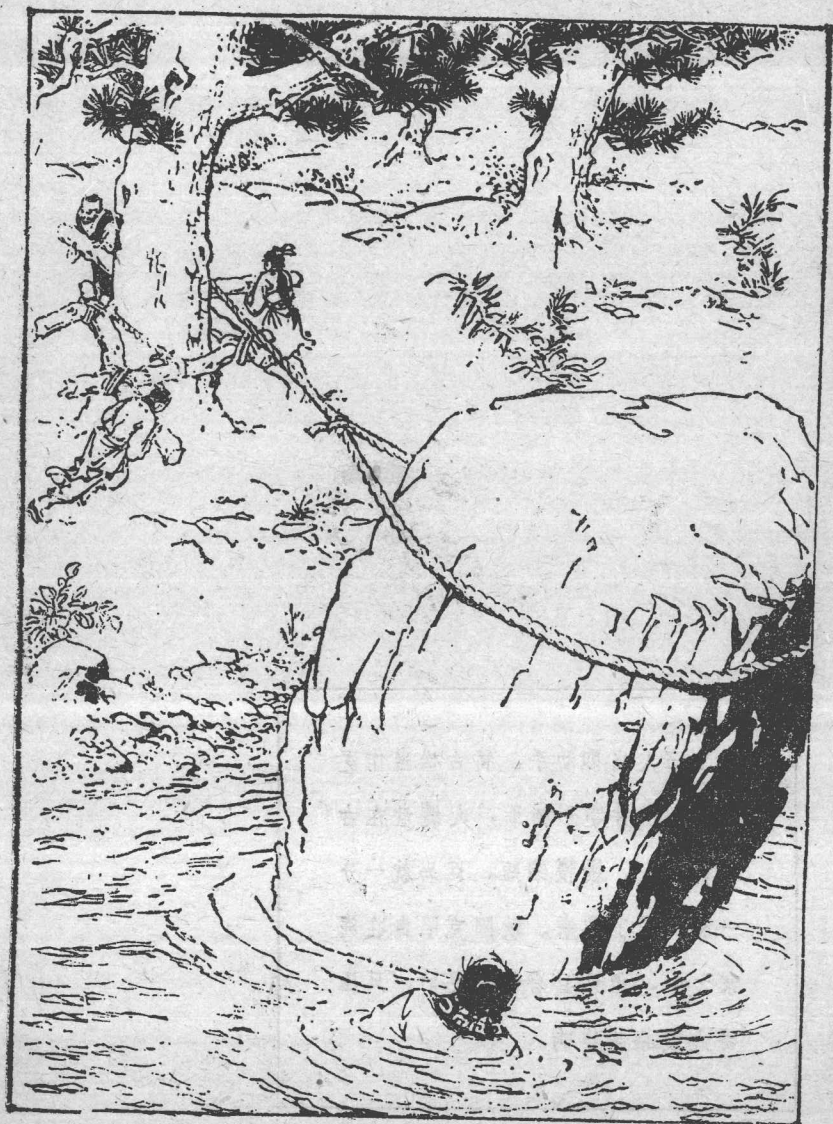
华 箏：成吉思汗之女。郭靖未婚妻。

哲 别：成吉思汗爱将。

博尔术：成吉思汗大将。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千钧巨岩	3
第二十二回	骑鲨遨游	51
第二十三回	大闹禁官	95
第二十四回	密室疗伤	133
第二十五回	荒村野店	169
第二十六回	新盟旧约	217
第二十七回	轩辕台前	249
第二十八回	铁掌峰顶	281
第二十九回	黑沼隐女	315
第三十回	一灯大师	351



三人当即动手，将古松当作支柱，推动井字形树干，大缆盘在古松树干上，慢慢缩短，巨岩就一分一分的抬了起来。欧阳克陷身在泥浆之中，但见巨岩微微晃动，只压得大缆格格作响。

第二十一回 千钧巨岩

欧阳锋只感身上炙热，脚下船板震动甚剧，知道这截船身转眼就要沉没，但洪七公兀自缠斗，毫不稍懈，再不施展绝招杀手，只怕今日难逃性命，右手蛇杖忽缩，左臂猛力横扫出去。洪七公以竹棒追击蛇杖，左手挥出挡隔他手臂，忽见欧阳锋手臂随势而弯，拳头疾向自己右太阳穴打来。

这“灵蛇拳法”是欧阳锋潜心苦练而成的力作，原拟于二次华山比武时，一举压倒余子，是以在桃花岛上与洪七公拼拆千招，这路取意于蛇类身形扭动的拳法，却始终不曾用过。蛇身虽有骨而似无骨，能四面八方，任意所之，因此这路拳法的要旨，在于手臂似乎能于无法弯曲处弯曲，敌人只道已将来拳架开，那知便在离敌最近之处，忽有一拳从万难料想的方位打到。要令手臂当真随处软曲，自无此理，但出拳的方位匪夷所思，在敌人眼中看来，自己的手臂宛然灵动如蛇。

本来欧阳锋在这紧急关头怪招猝发，洪七公原难抵挡，就算不致受伤，也必大感窘迫，那知欧阳克在宝应与郭靖动手时已先行使用过了，虽然获胜，却给洪七公觑到了其中关窍。那日他不赴黎生等群丐之宴，便是在苦思破解之法，这时见欧阳锋终于使出，心头暗喜，勾腕伸爪，疾以擒拿手拿他拳头。这一下恰到好处，又快又准，正是克制他“灵蛇拳法”的巧妙法门。看来似乎碰巧使上，其实却是洪七公经数昼夜的凝思，此

后又不断练习而成，以之应付整套“灵蛇拳法”，原是尚嫌不足，却大有奇兵突出、攻其无备之效。

欧阳锋本来料到对方大惊之下，势必手足无措，便可乘机猛施杀手，不料大吃一惊的却是自己，不由得倒退数步，突然间空中一片火云落将下来，登时将他全身罩住。

洪七公也是一惊，向后跃出，看清楚落下的原来是一张着了火的大帆。

以欧阳锋的武功，那帆落下时纵然再迅捷数倍，也必罩不住他，只是他蓦然见到自己两年苦思、三年勤练的“灵蛇拳法”竟被对方漫不在意的随手破解了，一时之间茫然若失，竟致不及闪避。那张帆又大又坚，连着桅杆横桁，不下数百斤之重，欧阳锋跃了两次，都未能将帆掀开。他虽遭危难，心神不乱，竖起蛇杖要撑开帆布，岂知蛇杖却被桅杆压住了竖不起来。他心中叹道：“罢了罢了，老儿今日归天！”突然间身上一松，船帆从头顶揭起，只见洪七公提着船头的铁锚，以锚爪钩住了横桁，正在将帆拉开。却是洪七公不忍见他就此活活烧死，当即出手相救。

这时欧阳锋全身衣服和须眉毛发都已着火，立时跃起，在船板上急速滚动，要想滚灭身上火焰，岂知祸不单行，那半截船身忽地倾侧，带动一根粗大的铁链从空中横飞过来，迅捷异常的向他扫去，势道甚是猛恶。

洪七公叫声：“啊哟！”纵身过去抢住铁链。那铁链已被火烧通红，只烫得双手哧哧声响，肉为之焦。他急忙松手，将铁链投入海中，正要跟着跃下，突然间后颈微微一麻。他一呆之下，一个念头如电光般在脑海中闪过：“我救了西毒性命，难道他竟用蛇杖伤我？”回头看时，果见蛇杖刚从眼前掠过，一条毒蛇满口鲜血，昂头舞动。洪七公怒极，呼呼两掌，猛向

欧阳锋劈去。欧阳锋阴沉着脸向旁闪开，“喀喇”一声巨响，洪七公这两掌把船上一根副桅震为两截。

欧阳锋偷袭得手，心下喜不自胜，但见洪七公狂扫乱打，声势骇人，却也暗暗心惊，不敢硬接他招数，只是闪躲退让。

郭靖大叫：“师父，师父！”爬上船来。洪七公忽感一阵昏迷，摇摇欲坠。欧阳锋抢上两步，运劲猛力一掌击落，正打在洪七公背心正中。欧阳锋杖上的怪蛇本来剧毒无比，幸得他先几日与周伯通赌赛屠鲨，取尽了毒液，怪蛇数日之间难以复原。因此洪七公背上被咬，中毒就轻得多了，但蛇毒毕竟还是十分猛恶，以他这般深厚功力，仍是顷刻间便神智迷糊，受到欧阳锋掌击时竟未运功抵御，口中鲜血喷出，俯身跌倒。

洪七公武功非同小可，欧阳锋情知这一掌还未能送他性命，日后被他养好伤势，那可是遗患无穷，正是：“容情不下手，下手不容情。”飞身过去，举脚使劲往他后心踹下。

郭靖刚从小艇艇首爬上甲板，眼见势急，已自不及抢上相救，双掌齐发，一招“双龙取水”，猛击欧阳锋后腰。欧阳锋虽知郭靖武功不弱，却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左手回带，既架来掌，又攻敌肩，右脚仍是踹下。郭靖大惊，救师心切，顾不得自身安危，纵身跃起，去抱欧阳锋的头颈，这一来自己门户洞开，“波”的一声，腋下被西毒反手扫中。

这一扫力道虽不甚大，但欧阳锋劲随意到，每一出手都足致敌死命，若非郭靖内功已颇具根底，受伤已自不轻，饶是如此，也感胁下剧痛，半身几乎麻痹。他奋力扑上，已抱住欧阳锋的头颈。欧阳锋只道自己这般猛力反扫，对方必然退避，岂知这傻小子竟会如此不顾性命，使上了两败俱伤的蛮招。这一来，踏向洪七公背心的一脚落到中途，只得收回，弯腰反手来打郭靖。到了这近身肉搏的境地，他甚么蛤蟆功、灵蛇拳等等

上乘武功都已使用不出。须知武功高强之人临敌出手，决不容他人近身，不待对方发拳出腿，早已克敌制胜，至于高手比武，更是点到即止，那有这般胡扭瞎缠之理？是以任何上乘拳术之中，都无搂抱扭打的招数。这时欧阳锋被郭靖扼住咽喉要害，反手打出，却被他向左闪开，渐感呼吸急促，但觉喉中双手越收越紧，疾忙又以左肘向后撞去。

郭靖斜身右避，只得放开了左手，随即使出蒙古的摔交之技，左手抢着从敌人左腋下穿出，在他后颈猛力扳落，欧阳锋武功虽强，在他这般狠扳之下，颈骨却也甚是疼痛。这一扳在摔交术中称为“骆驼扳”，意思说以骆驼这般庞然大物，给这么一扳也不免颈骨断折，其实骆驼的头颈当然扳不断，只是这一扳手法巧妙，若非摔交高手，极难解救。欧阳锋不会摔交手法，只得右手又是向后挥击。郭靖大喜，右手立时从他喉头放下，仰身上手，右手又从他右肋下穿了上去，扳在他后颈，纵声猛喝，双手互叉，同时用劲捺落。这在摔交术中称为“断山绞”，被绞者已是陷于绝地，不论膂力多强，摔术多巧，只要后颈被对手如此绞住，只有叫饶投降，否则对方劲力使出，颈骨立断。

但欧阳锋的武功毕竟非蒙古摔交手之可比，处境虽已不利之极，仍能设法败中求胜，郭靖双手扳下，他却以上乘轻功顺势探头向下一钻，一个筋斗，竟从郭靖胯下翻了出去。以他武学大宗师的身份，如此从后辈胯下钻出，若非身陷绝境，那是说甚么也不干的。他一解开这“断山绞”，立即左手出拳，反守为攻，击向郭靖的后背，不料拳未打到，左下臂却又被扭住。郭靖知道武功远非他的对手，幸好贴身肉搏，自己擅于摔交，又是丝毫不顾死活，只要不让敌人离开一步，他就伤不得师父。

这时半截船身晃动更烈，甲板倾斜，两人再也站立不定，同时滚倒，衣发上满是火焰。

这时可急坏了黄蓉，眼见洪七公半身挂在船外，全然不动，不知生死，郭靖却与欧阳锋滚来滚去的扭打不休，两人身上都已着火，情势紧迫之极，当下举桨往欧阳克头上砸去。欧阳克右臂虽断，武功仍强，侧身避过木桨，左手倏地探出，来拿她手腕。黄蓉双足猛力一顿，小艇倾侧。欧阳克不识水性，身子晃了几晃，惊惶之下，便即缩手。黄蓉乘那小艇侧回，借着船舷上升之势跃入海中。

她划得数下，已冲向大船。那半截大船已大半入水，船面离水不高，黄蓉爬到船上，从腰间取出蛾眉钢刺，上前相助郭靖。只见他与欧阳锋扭成一团，翻来滚去，毕竟欧阳锋武功强出甚多，已把郭靖按在底下，但郭靖牢牢揪住他的双臂，叫他无法伸手相击。黄蓉穿火突烟，纵上前去，举刺向欧阳锋背心插下。

欧阳锋虽与郭靖扭打正急，但钢刺刚要碰到他背心，已然惊觉，用力扳转，反把郭靖举在上面。黄蓉弯腰仍用钢刺去刺他脑袋，可是欧阳锋左闪右避，灵动之极，她接连三刺都没刺中，最后一刺托的一下，插上了船板。一阵黑烟随风刮来，熏得她眼也睁不开来，刚要伸手揉眼，忽地腿上一痛，翻身摔倒，原来被欧阳锋反脚以脚跟踢中。黄蓉打了个滚，跃起身来，头发也已着火，正要上前再斗，郭靖大叫：“先救师父，先救师父！”黄蓉心想不错，奔到洪七公身旁，抱着他一齐跃入海中，身上火焰立时熄灭。

黄蓉将洪七公负在背上，双足踏水，游向小艇。欧阳克站在艇边，高举木桨，叫道：“放下老叫化，只许你一人上来！”黄蓉将钢刺一扬，叫道：“好，咱们水里见真章！”攀住艇

边，猛力摇晃。小舢舨左右摆动，眼见就要艇底向天。欧阳克大惊，牢牢抓住船舷，叫道：“别……别摇，小船要给你搞翻啦！”黄蓉一笑，说道：“快拉我师父上去，小心了，你弄一点儿鬼，我把你在水里浸足三个时辰。”欧阳克无奈，只得伸左手抓住洪七公的后心，提上艇去。黄蓉微笑赞道：“自从识得你以来，第一次见到你做了件好事。”欧阳克心中一荡，要待说话，却说不出来。

黄蓉正要转身再游往大船助战，猛听得山崩般一声巨响，一大堵水墙从空飞到，罩向头顶。她大吃一惊，忙屏息闭气，待海水落下，回过头来，伸手将湿淋淋的头发往后一掠，这一下登时呆了。只见海面上一个大漩涡团团急转，那冒烟着火的半截大船却已不见，船上扭打缠斗的郭靖与欧阳锋也已无影无踪。

在这一瞬之间，她脑中空洞洞地，既不想甚么，也不感到甚么，似乎天地世界以及自己的身子也都蓦地里消失，变得不知去向。突然间，一股咸水灌向口中，自己正在不断往下沉去，她这才惊觉，双手向下掀了数下，身子蹿上来冒头出海，四顾茫茫，除了一艘小艇之外，其余的一切都被大海吞没。

黄蓉低头又钻入了海中，急往漩涡中游去。她水性极高，漩涡力道虽强，却也能顺着水势游动。她来往回游找寻郭靖，在四周打了十多个圈，郭靖固然不见踪影，连欧阳锋也不知到了何处，看来两人都被沉船带入海底深处了。

再游一阵，她已是筋疲力尽，但仍不死心，在大海中乱游乱闯，只盼天可怜见，竟能撞到郭靖，但四下里唯见白浪连山，绝无人影，又游了大半个时辰，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只好上船休息片刻，再下海找寻，当下游近舢舨。

欧阳克伸手拉她上去。他见叔父失踪，也是十分惶急，连

问：“见到我叔叔么？见到我叔叔么？”黄蓉心力交瘁，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慢慢回复知觉，但觉身子虚浮，似在云端上下飘荡，耳畔风卷浪涛，澎湃作响。她定一定神，坐起身来，只见小舢舨顺着海流正向前疾行。这时离沉船处已不知多远，郭靖是再也找不到了，她心中一阵伤痛，又晕了过去。欧阳克左手牢牢抓住船舷，双足撑住船板，只怕舢舨起伏之际将自己抛了出去，那敢移动半步。

又过了一顿饭时分，黄蓉重又醒转，心想靖哥哥既已葬身海底，自己活着有何意味，眼见欧阳克那副眼霎唇颤、脸如土色的害怕神态，只感说不出的厌憎，心想：“我岂能与这畜生死在一起？”站起身来，喝道：“快跳下海去！”欧阳克惊道：“甚么？”黄蓉道：“你不跳么？好，我把舢舨弄翻了再说。”纵身往右舷一跳，舢舨登时侧过，她跟着又往左舷一跳，船身向左侧得更厉害。

但听欧阳克吓得高声大叫，黄蓉于悲伤中微觉快意，又往右舷跃去。欧阳克知道只要被她东跳西跃的来回几次，舢舨非翻不可，见她又跃向右舷，忙纵身跃向左舷，身子落下的时刻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同时落下，舢舨只向下一沉，却不倾侧。黄蓉连试两次，都被他用这法子挡住。

黄蓉叫道：“好，我在船底凿几个洞，瞧你有甚么法子。”拔出钢刺，跃向船心，瞥眼间只见洪七公俯伏在船底，因他始终不动，自己心中只是念着郭靖，竟把师父忘了，这时一惊之下，忙俯身探他鼻息，缓缓尚有呼吸。她心中略慰，扶起洪七公来，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再抚摸他心口，虽在跳动，却是极为微弱。黄蓉救师心切，便不再去理会欧阳克，解开洪七公的上衣察看伤势。

突然舢舨猛烈震动，欧阳克欢声大叫：“靠岸啦，靠岸啦！”黄蓉抬起头来，只见远处郁郁葱葱，尽是树木，舢舨却已不动，原来在一块礁石上搁了浅。

这处所离岸尚远，但瞧到海底，水深不过到胸腹之间。欧阳克跃入水中，跨出几步，回头向黄蓉瞧瞧，重又回来。

黄蓉见洪七公背上右胛骨处有一黑色掌印，深陷入肌，似是用烙铁烙出来一般，不禁骇然，心想：“那西毒一掌之力，怎会如此厉害？”又见他右边后颈有两个极细的齿痕，若非用心检视，几乎瞧不出来，伸手在齿痕上轻按，却是触手生疼，炙热异常，急忙缩手，问道：“师父，您觉得怎样？”

洪七公哼了一声，并不答话。黄蓉向欧阳克道：“拿解药来。”欧阳克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式，说道：“解药都在我叔叔那里。”黄蓉道：“我不信。”欧阳克道：“你搜便是。”解开衣带，将身上各物尽数捧在左手。黄蓉见果然并无药瓶，道：“帮我扶师父上岸！”

两人各自将洪七公的一臂放在肩上，黄蓉伸出右手，握住欧阳克的左手，让洪七公坐在两人的手臂之上，走向岸去。黄蓉感到师父身子不住颤抖，心中甚是焦急。欧阳克却大为快慰，只觉一只柔腻温软的小手拉着自己的手，正是近日来梦寐以求的奇遇，只可惜走不多时，便已到岸。

黄蓉蹲低身子，将洪七公放在地下，道：“快去将舢舨拉上岸来，别给潮水冲走了。”欧阳克将左手放在唇边，兀自出神，听黄蓉呼叫，呆呆发怔，却没听清她说些甚么，幸好黄蓉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只横了他一眼，又说了一遍。

欧阳克将舢舨拖上岸来，见黄蓉已将洪七公身子翻转了，让他俯伏草地，要设法治伤，心想：“这里不知是何处所。”奔

上一个山峰四下眺望，不禁惊喜交集，只见东南西北尽是茫茫大海，处身所在原来是个小岛。岛上树木茂密，却不知有无人烟。他惊的是：这若是个荒岛，既无衣食，又无住所，如何活命？喜的是：天缘巧合，竟得与这位天仙化身的美女同到了此处，老叫化眼见重伤难愈，自己心愿岂有不偿之理？心想：

“得与佳人同住于斯，荒岛即是天堂乐土，纵然旦夕之间就要丧命，也是心所甘愿的了。”想到得意之处，不禁手为之舞，足为之蹈，突然右臂一阵剧痛，这才想起臂骨已断，于是用左手折下两根树枝，撕下衣襟，将右臂牢牢的与树枝绑在一起，挂在颈中。

黄蓉在师父背上蛇咬处挤出不少毒液，不知如何再行施救，只得将他移上一块大石，让他躺着休息，高声对欧阳克道：“你去瞧瞧这是甚么所在，邻近可有人家客店。”欧阳克笑道：“这是个海岛，客店是准定没有的。有人没有，那得瞧咱们运气。”

黄蓉微微一惊，道：“你瞧瞧去。”欧阳克受她差遣，极是乐意，展开轻功向东奔去，只见遍地都是野树荆棘，绝无人迹曾到的景象，路上用石子打死了两头野兔，折而向北，兜了个大圈子回来，对黄蓉道：“是个荒岛。”

黄蓉见他嘴角间含笑，心中有气，喝道：“荒岛？那有甚么好笑？”欧阳克伸伸舌头，不敢多话，将野兔剥了皮递给她。黄蓉探手入怀，取出火刀火石和火绒，幸好火绒用油纸包住，有一小块未曾浸湿，当下生起火来，将两只野兔烤了，撂了一只给欧阳克，撕了一块后腿肉喂给师父吃。

洪七公既中蛇毒，又受掌伤，一直神智迷糊，陡然间闻到肉香，登时精神大振，兔肉放到嘴边，当即张口大嚼，吃了一只兔腿，示意还要，黄蓉大喜，又撕了一只腿喂他，洪七公吃